

征稿: <海韻>文藝副刊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現代詩歌,古典詩詞,曲藝雜談,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勿超過千五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

投稿郵箱: shangbaohaiyun@sina.com shangbaohaiyun@sina.cn fax:63-2-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聯絡電話。

# 和春天不期而遇

彭迎港

我一個將暖未暖的薄暮,走到了河邊。其實沒有非去不可的理由,只是那幾天心裡總蒙著一層灰。我習慣於在晨光裡走過長長的青石板路,也習慣於在黃昏獨倚欄杆,看天邊的晚霞一絲絲融進夜色。我總是以為,這個春天也不過是去歲那個春天的樣子:梅開梅謝,燕來燕走,流過便是無痕。

偏偏那日遇著了你。沒有邀約,也沒有鋪墊,也許是在石板橋的兩頭,我低著頭看橋面的紋,你抬起頭望巷口的日光;也許是在楊柳岸的這邊與那邊,我凝著新芽,你恰好立在風來的地方。總之是遇著了。

你的眼裡有一點光,是初春的湖被風撩起漣漪時那清淺的一閃,直落到我的心潭裡。從那一刻起,我便覺得自己再不能這樣灰撲撲地走進春天了。我幾乎是倉皇地轉身往回走,翻出那件壓在箱底的杏子紅春衫。那紅不濃不艷,恰如天邊最早的一抹霞。又尋出一枚許久不佩的手鏈繫在腕上,走動時它會發出叮的一聲輕響,小得像春夜的雨腳,無人聽聞,卻將我裡外淋得透濕。我穿上那衫子從你身畔輕輕走過,不敢回頭,只垂著眼聽那叮叮的微響。陽光斜斜地鋪下來,是初春獨有的淡金色,軟軟地覆在身上,暖得人心尖發顫。

水邊的柳早已惺忪著眼,冒了些鵝黃的芽尖,嫩得能掐出水,遠看只是一團淡得快要化開的輕煙。我折了一小枝,指尖觸到那嫩軟的皮,竟有些不忍。斷口處飄出一縷清苦的香,澀澀

# 老巷裡的煙火時光

左錫禮

城市越往高處生長,我便越偏愛那些藏在樓宇縫隙裡的老巷。它們沒有商圈的喧囂,沒有地標的奪目,卻以一磚一瓦、一粥一飯,盛著最樸素的人間煙火,暈染開最溫潤的人情冷暖,像一本攤開的散文,字裡行間皆是生活本來的模樣。

我家附近的這條老巷,不過百米長短,卻裝下了整條街的日常生活。天剛濛濛亮,巷口的早餐店便熱氣蒸騰。蒸籠掀開的剎那,白霧裹著面香漫開,老閩夫婦手腳麻利,熟客無須開口,誰愛加糖豆漿,誰喜酥脆油條,早已瞭然於心。幾句平常的寒暄,一碗熱乎的早飯,便將清晨的清冷熨帖得溫熱。沒有客套,不必刻意,這份熟稔與默契,恰是老巷獨有的早安。

巷裡的老店,大多守了十幾年光陰。修鞋的張師傅坐在門口,老花鏡滑到鼻尖,手裡的錐線來回穿梭,磨破的鞋底、開線的鞋幫,總能在他手中恢復如初。有人勸他添些新設備,他笑著搖頭:「老手藝是慢,可它紮實。」

如今,快遞上門、線上下單已是常態,卻依舊有人願意繞路而來,不為省下幾元錢,只為這份踏實的托付。小小修鞋攤,守著的是一門手藝,更

的,帶著草木初蘇的生氣。我握著柳枝劃過水面,漣漪一圈圈散開,像一句滾到舌尖的話,轉了又轉,終於還是嚥了回去。

風又吹過來,拂在臉上像最軟的綢子滑過,留下一片若有若無的癢,從頰邊直蔓到心底。額頭幾縷頭髮散下來,我抬手去攏,指尖碰到臉頰竟是燙的。

腳邊的草芽剛鑽出土,嫩黃嫩綠的一小撮,也和我一般怯怯地探看著這個嶄新的世界。

湖面上有幾隻水鳥貼著水低飛,翅膀撲棱棱的響,反將這暮色襯得愈發靜了。

夕陽薄薄地鋪在水上,是初春才有的胭脂色,像誰用羊毫筆在水天相接處輕輕一抹。我立在這片光霧裡,晚風拂著衣角,忽然覺得自己也變得輕了、薄了。我低下頭,不敢再看這醉人的暮色。可目光偏又不聽使喚,落在水面上,落在那一片胭脂色的柔波裡。水波輕輕地晃著,忽然我看見了一個影子——是你的,淡淡的,朦朧的,在胭脂紅的水光裡輕輕浮蕩。

卻原來你就在我身後不遠,隔著幾株才睜眼的柳,隔著這一片溫柔的水。風彷彿更柔了,攜著初春獨有的又涼又暖的氣息,拂過臉頰,拂過脖頸,直拂到心底那最軟的一處。一池春水被風吹皺,心底那一潭沉寂了整冬的靜水,又何嘗不是被這風擾得漣漪四起。

原來相逢不必刻意。它就在這樣一個尋常的初春傍晚,藏在柳樹鵝黃的芽尖裡,藏在湖面初起的穀紋裡,藏在你我望向同一片水光的視線裡。

只因那日多看了你一眼,這初春的風便從此有了溫度。時光尚早,春天才剛剛開頭。可我心底的那一場春天,卻已經在那個傍晚悄悄地、羞怯地開了場。

是人與人之間那份質樸的聯結。

老巷的溫情,藏在擦肩而過的點頭裡,藏在舉手之勞的尋常中。放學孩童蹦蹦跳跳跑過,路過的阿姨會自然地牽住莽撞的小手;晚歸的年輕人,常收到鄰居分享的幾樣新鮮菜蔬;若是雨天誰家忘了收衣,總有人默默代為疊好,掛在樓道的扶手上。沒有驚天動地的故事,儘是細碎如塵的小事,卻似冬日暖陽,一點點滲入心底。這些不聲不響的善意,讓磚牆有了溫度,讓鄰里成了家人。

曾以為,老巷會在推土機的轟鳴中悄然褪色。可這些年來,我卻見它在時光裡悄然呼吸、生長。老牌雜貨店的櫃檯上,悄然擺上了幾樣網紅零食,旁邊貼著清晰的收款碼;老式茶館裡添了咖啡與簡餐,依舊坐滿了喝茶下棋的老街坊;更有年輕人回到巷裡,開起小小的文創店,將斑駁的磚瓦、街角的梧桐繪成明信片,讓舊日光影與新鮮念頭撞個滿懷。

老巷未曾被時代遺棄,它在堅守與包容中,活成了城市最溫暖的底色。

我們總嚮往遠方的盛景,卻常忽略了,最動人的幸福,就藏在煙火尋常處。一碗熱飯,一句問候,一份持守,一點善意,便拼湊起生活的本真。時代車輪滾滾,高樓迭起,道路延伸,可巷陌深處那縷煙火氣、那份人情味,從未消散。它們是城市的根脈,是歲月的暖意,是我們無論走出多遠,心之所向的歸處。

暮色四合,老巷的燈火次第亮起,暖黃的光暈柔柔地鋪在青石板上,飯菜香從各家窗隙飄出,交織著隱約的談笑。

這平凡至深的人間煙火,不張揚,不沸騰,卻擁有最綿長深厚的力量。它靜靜訴說著:生活未必需要轟轟烈烈,一份真誠的樸素,一段平淡的堅守,便是光陰最好的饋贈,塵世最動人的詩篇。

# 柳色千年

邢支部

春日裡,最美的莫過於垂柳。纖細的枝條柔軟地垂下,如佳人披散的長髮,隨風輕曳,姿態萬千。隔岸望去,已是一幅畫卷。若柳色能言,怕是要向駐足的人,低訴千年來的別緒。垂柳最愛臨水,波光中是它顧影的模樣,格外婀娜。沿河行走,穿過柳蔭,讓柳絲拂過面頰,聽著鳥鳴,望著粼粼水光,心情便也跟著柔了、慢了。

古時道遠,相見難,別亦難,於是離別成了件鄭重的事。折柳相贈的習俗,便由此而生,尤盛於漢唐。《三輔黃圖》載,灞橋在長安東,送行至此,折柳贈別。劉禹錫亦歎:「長安陌上無窮樹,唯有垂楊管別離。」為何獨折柳枝?因「柳」音同「留」,寄托著挽留的心意。又因柳樹易活,隨地可安,借此祝願遠行之人處處順遂,莫讓家中牽掛成空。

「楊柳」一詞,在詩詞裡是常客,多指這垂柳。「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詩經》裡的句子,早為楊柳染上了離愁的底色。自此,詩中的柳色便再難與別情分開。王維在渭城送別:「客舍青青柳色新」,那被朝雨洗過的柳,清新中帶著涼意,恰似別宴前的空氣。李白春夜聞笛,「此夜曲中聞折柳,何人不起故園情」,笛聲裡的《折楊柳》,勾起的何止是他一人的鄉愁。

柳的嫵媚,自古便招人傾心。詠柳詩中最玲瓏別緻的,當推賀知章的《詠柳》:「碧玉妝成一樹高,萬條垂下綠絲絛。不知細葉誰裁出,二月春風似剪刀。」他將春風比作剪刀,將柳葉視為精心裁出的藝術品,愛悅之情,靈動躍出。「萬條垂下綠絲絛」一句,形、色、態俱在眼前,垂柳的丰姿,被這七個字說盡了。

其他佳句,亦如明珠散落。「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陸游的柳,藏著轉折的欣喜。「沾衣欲濕杏花雨,吹面不寒楊柳風」,志南和尚感受到的,是穿過柳絲、毫無稜角的柔軟春風。劉禹錫筆下的少女,「楊柳青青江水平,聞郎江上唱歌聲」,那柳色,襯著心跳與羞澀,成了青春的背景。而韓愈遙望長安,「最是一年春好處,絕勝煙柳滿皇都」,那「煙柳」該是怎樣一片浩渺如煙的綠霧,才堪與早春的草色爭勝?

千年光陰如水逝去,吟詩的人早已不在,可那青青柳色,卻將他們的情思與目光,一年年地綠到了今天。我們承襲了這份愛柳的心,在湖畔、河邊、路旁,處處植下垂柳,看它依依拂地,裝點春秋。春日宜看柳。當你走出門,望見水邊那一抹如煙的綠意,那不僅是今春的新色,也是穿越了千年風雨、浸潤了無數詩行的那一片依依。它靜靜地立在那裡,等著有心人去讀,去會意。



# 各文明的死亡觀如何共鳴與共情?

——專訪華人生死學與生死教育學會副會長、濟南大學教授王雲嶺

中新社濟南4月4日電 又是一年清明時節,當我們走向墓地,慎終追遠、緬懷先人時,究竟該如何理解死亡?中國人有著怎樣的死亡觀?世界各國與死亡、逝者相關的節日,在形式與內涵上有哪些異同?各種文明的死亡觀本質上在回答什麼問題,如何共鳴、共情?清明節前,華人生死學與生死教育學會副會長、濟南大學教授王雲嶺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細解上述問題。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清明節伴隨著人們對生命與死亡的思考,中國人講究慎終追遠,背後折射出怎樣的死亡觀?

王雲嶺:「慎終追遠」出自《論語·學而》:「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其核心要義是對待臨終者、逝者,要秉虔誠莊重之心,持嚴肅恭敬之禮,體面送別親人;同時依時祭祀和追念祖先,人人都這樣做,民心民德自然會變得淳樸、敦厚。儒家提出這一理念,本意是教化民眾、淳化民風,但其中也蘊含著獨具中國特色的死亡觀,可從三個維度來理解:

其一,中國人不將死亡視為生命徹底斷滅,而認為死亡是肉體朽壞,但血脈可以通過家族繁衍代代相續,精神也能通過後代追念先祖的功德、家風、家訓等被銘記。祭祀追念讓逝者能「活」在宗族記憶與後代心中,這樣死亡就不是終點,而是生命形態的轉化與傳承。這在極大程度上消解了死亡的虛無感和焦慮感,讓人們面對生命終點時不再那麼恐懼。

其二,追念先祖為中國人解決了人生的終極關懷問題。通過這一途徑,人們清晰瞭解先祖的過往、功績和精神遺產。由此,人們解決了「我是誰,我從哪裡來,我要到何處去」的終極哲學命題。這種死亡觀讓個體

突破有限的肉身生命,把自己嵌入宗族、家國、民族的宏大脈絡,從而為自己找到人生的歷史定位,也賦予生命以厚重的價值根基與身份認同,擺脫人生虛無的困境,讓個體生命充滿意義感。

其三,慎終追遠中蘊含著重生樂生的生命理念,引導人們珍視現世生活。不同于西方部分宗教追求來世的死亡觀,慎終追遠的落腳點始終在生前:謹慎恭敬地送別逝者,是為了讓生者活得更美好,追念先祖則是為了傳承家風、造福家族、有益社會。

綜上,中國人慎終追遠,既不逃避死亡,也不寄希望於來世,而是敬重逝者、緬懷先祖,立足當下、活好現世,讓家族生生不息。

中新社記者:中國清明節、日本盂蘭盆節、墨西哥亡靈節、德國萬靈節等,這些與死亡和逝者相關的中外節日,在形式與內涵上有哪些異同?

王雲嶺:世界文化多元共生,各國關於死亡的觀念、民俗等存在差異,但又有一個共同的文化內核,即表達對逝者的紀念與緬懷,並藉助這些節日實現家人團聚、情感增進。

從外在形式上看,這些中外節日差異明顯:中國清明節恰逢春季,人們祭掃掃墓、整修墳塋,哀而不傷,莊重內斂;日本盂蘭盆節源於佛教,融合了本土文化,多在秋季中元時節舉行,人們通過迎靈、供燈、誦經、放生等寄託哀思,氛圍熱鬧又不失虔誠;德國萬靈節則屬於天主教節日,較為肅穆、莊重,民眾前往墓園獻菊花、點長明燈,去教堂集體誦經祈禱、緬懷逝者。

關於墨西哥亡靈節,看過電影《尋夢環遊記》的人們都知曉,這是一場充滿溫情的「狂歡」,人們搭建亡靈祭壇,供奉逝者喜

愛的食物、照片,臉上繪著彩色骷髏,一路鋪撒萬壽菊為亡靈引路,整體氛圍歡快。

上述節日的文化內涵也各不相同。中國清明節根植於儒家慎終追遠、孝親敬祖理念,人們祭掃掃墓、追思親人,是為了恪盡孝道、廣續家風,是華夏農耕文明與儒家禮樂的生死表達。日本盂蘭盆節強調慈悲超度、因果輪迴,是外來佛教信仰與日本本土靈魂信仰的融合。德國萬靈節源於天主教神學體系,核心目的是宗教超度、為靈魂祈福,具有天主教文化色彩。墨西哥的亡靈節則融合了阿茲特克人的生死信仰與西班牙天主教文化,認為生死循環轉變,本質上是用愛與陪伴迎接祖靈返鄉,以銘記逝者、維繫親情。

中新社記者:各種文明死亡觀的本質都在回答什麼問題?如何實現共鳴、共情?

王雲嶺:無論何種文明的死亡觀,本質上都在圍繞三個核心命題展開:死亡是什麼?生命的本質是什麼?面對人生有死的事實,我該如何生活?

結合不同文明的特質,死亡觀大致可分為五類:以中國及部分東亞國家為代表的祖先崇拜死亡觀,認為個體死亡並非斷滅,而是轉為家族祖先,成為家族守護者;以佛教、印度教為代表的輪迴轉世死亡觀,認為死亡不是終點,而是生命的中轉站,強調修行和道德教化;以基督教、天主教等為代表的靈魂不朽死亡觀,認為死亡是靈魂與肉體的分離,靈魂將進入彼岸接受終極審判,個體生前需恪守信仰、多行善事。

此外,還有自然循環的死亡觀等,例如部分美洲原住民認為個體生命來自大地,死後回歸大地,並滋養萬物、循環不息。

基于人類面對死亡時的共同處境與追求,不同文明的死亡觀存在共鳴和共情,具

體體現在兩個方面。

第一,生存境遇的共鳴。好生惡死是人的本能,如何對抗個體生命的有限性、死亡帶來的人生意義的虛無以及喪親帶來的哀傷,是人類共同的生存境遇。第二,儀式禮俗的共鳴。面對死亡,喪親者的哀傷需要一個宣洩出口,喪親者對親人的懷念也需要有寄託載體。儀式禮俗承擔了這一功能。儘管不同文明的死亡觀各異,但所有文明都有專屬應對死亡的儀式禮俗,這成為彼此共情的重要紐帶。

需明確的是,各文明死亡觀的共鳴與共情,並非要求人們摒棄差異,秉持同一種死亡觀,而是讓人們在正視差異的基礎上,看見差異之下人類的共同命運,即我們都將死去,如何愛人、怎樣告別逝去的親人,以及如何活出有意義的人生,是每個人都要回答的問題。不同文明給出的答案或許不同,但人們對這些問題的關注與思考是相同的。

中新社記者:建立正確死亡觀,對生者而言有怎樣的意義?

王雲嶺:對生者來說,構建正確的死亡觀能緩解死亡恐懼和焦慮,接納生命有終的事實,也有利於以死觀生,重新審視並規劃自己的人生。既然人生有死是不可逆轉的自然規律,那麼以死觀生就是非常必要的事情,要站在生命的終點來回望一生,反思和評判何種生活值得、何種生活不值得,進而重新賦予生命意義。

同時,正確的死亡觀也能讓人們坦然接受生命的有限性和死亡的必然性,接納無常是生命的常態,從而獲得把控生活特別是把控生活無常的定力。在起伏不定的人生面前,我們要成為一個好舵手,行駛在正確的航向上,專注于自己能掌控的部分,不被無常所裹挾。

# 清明除了掃墓,還應重新理解逝去

中新社濟南4月5日電 清明節,掃墓、祭祖、踏青,人們用各自的方式度過這個節日。好生惡死是人的本能。如何對抗個體生命的有限性、死亡帶來的虛無感,喪親帶來的哀傷,是人類面臨的共同境遇,也喚醒人類多重共鳴。

其一,直面死亡,緩解死亡恐懼,減輕死亡焦慮。正確的死亡觀,能夠通過對死亡與生命本質的闡釋,安頓人的身心,讓人接納生命有死的事實。

其二,以死觀生,重新賦予生命意義。

古羅馬有「勿忘人終有一死」的訓誡,提醒人們珍惜有限的生命;中華文明講求「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用精神延續對抗肉體消亡。人生有生,就會讓人站在生命的終點來回望一生,藉以反思和評判何種生活值得,何種生活不值得,重新規劃自己的人生。

其三,人們在記憶中獲得永生。在墨西哥文化中,祇要還有人記得,逝者就會以某種方式「活著」,正如電影《尋夢環遊記》中的台詞:「死亡不是終點,遺忘才是。」

# 訃告

施性快  
(華峰·山蘇)

逝世於四月二日  
現設靈於紅美禮示市殯儀館  
(Chapel-E, Holy Mary Memorial Park, Angeles City.)  
出殯於四月九日上午九時

流芳百世